

歷史與空間

# 「烏蘭牧騎」憶舊

習近平履內蒙古蘇尼特右旗烏蘭牧騎隊員函，如一股暖流在全國引發巨大反響。令人想起60年來活躍在大草原的這支「紅色文藝輕騎兵」的感人業績，也勾起筆者對往昔諸多回憶。

青少年時代，筆者就對「烏蘭牧騎」耳熟能詳。當時雖無電視，新聞紀錄片和報刊對他們宣傳卻不少，至今記得他們神采飛揚，時而拉起馬頭琴，時而歡歌起舞的歡樂鏡頭。

當時寧波市少年宮有位文藝老師叫劉阿姊，30來歲，能歌善舞，熱心輔導，深得孩子們喜愛。有一年她隨浙江省參觀團去內蒙古觀摩烏蘭牧騎，回來後激動地對我們說，烏蘭牧騎可神了，他們天天在草原演出，行程緊張又充實，清晨先練功、吊嗓子，早餐後背起行裝坐上勒勒車出發。「勒勒」是牧民叫喚牲口的發音，勒勒車又稱轆轤車或牛牛車，也叫蒙古式牛車，烏蘭牧騎的姑娘們親切地叫它「草原之舟」。

烏蘭牧騎隊員們每到一個演出點，卸完車先為農牧民服務，打掃院子、挑水、搞圖片展覽甚至理髮、擠奶，然後佈置場地、簡單走場，晚上開始演出。那真是以星月當佈景、草原做舞臺、火把車燈當照明啊。有時人山人海，有時觀眾不多；無論條件好壞，哪怕突然颶風下雨，也會將節目演完，群眾要求返場時還會加演。晚上就在蒙古包宿營，與牧民同吃同住，親如一家。翌日一早再趕往下一目的地。

劉老師說，她們曾隨科右前旗烏蘭牧騎活動，途中遇到一個蒙古包，有四五個牧民，隊長臨時叫大家下車，十幾名隊員硬是為他們演了十幾個拿手節目。這家人非常感動，臨別依依不捨送了好遠。勒勒車重新上路後幾個新加盟的姑娘嘖嘖咕咕，似乎頗有意見，隊長大聲道：「這有啥不好啊，為牧民服務就該真心實意不講條件，這也是一種很好的練兵哪！」

一支烏蘭牧騎一般幾十人，再分成幾個小分隊。他們雖是業餘演員，為了更好服務群眾，多數人都掌握多種藝術手法。劉老師說，她見到的那位隊長，不僅說拉彈唱樣樣在行，還專門去東四盟衛生員培訓班學習了幾個月，掌握了一些醫護知識，勒勒車上就放有紅十字箱，裝着常用藥和急救藥，以便隨時為農牧民解決不測之需。

烏蘭牧騎發端於1957年，其模範事跡經媒體報道後，引起高層的關注。我的日記裡就記錄下這些新聞。周總理最早獲悉烏蘭牧騎先進事跡，他

特別指示文化部組織3支烏蘭牧騎分赴全國27個省、市、區巡迴演出，還邀請烏蘭牧騎來北京參加1964年的全國少數民族群眾文藝匯演。當年12月10日晚，烏蘭牧騎12名隊員首次登上首都舞台，短小精悍的節目、極富民族風格和地域特色的表演深深打動全場觀眾。演出中間，周總理還高興地走進後台看望演員，激動地說：「要把烏蘭牧騎這把火在全國點燃！」翌日《人民日報》等中央媒體圖文並茂做了報道。周恩來還向毛澤東主席介紹了烏蘭牧騎，毛聽後很高興，與周恩來、朱德、鄧小平等領導一起興致勃勃觀看了他們的演出，並在匯演閉幕時親切接見了他們。以後江澤民、胡錦濤等領導視察內蒙古自治區時也觀看過烏蘭牧騎……

這些往事又令我想起一段難忘經歷。筆者曾有多次「知青」生涯，那時全國各地盛行毛澤東思想宣傳隊，由於愛好文藝，我也被請進屬地的文藝宣傳隊。當時年輕氣盛，很有「初生牛犢不怕虎」闖勁。宣傳隊十幾個人，說拉彈唱全得幹，也是受烏蘭牧騎的影響，我不僅出任編劇一職，還擔起獨唱、群舞、曲藝和場記、報幕（當時沒有「主持人」一說）等任務。我們也像烏蘭牧騎一樣，白天在村裡幹活「掙工分」，晚上下村演出。基本上隔幾天就去各村演出。名氣逐漸大了，引起縣裡的重視，縣文化館館長還多次來看望，下撥一些經費，為我們添置了演出服和樂器，又讓我們在全縣巡迴演出，頗得好評，我還幾次被其他鄉鎮宣傳隊邀去做輔導呢。

有兩件事令我念念不忘。下鄉之初我寫了一首《我是公社新社員》的短詩，正好遇見一位上海知青，他拿過一看，十幾分鐘就譜成曲子，並當場試唱，大伙齊聲叫好。這首歌很快在知青中流傳開來，也成了我們宣傳隊保留節目。這位上海知青叫曹宗亮，小提琴拉得極棒，還會二胡、笛子等。我說服上級，把他從其他知青點「挖」過來，成為我們文藝隊的「曲作家」。當時節目多是流行的政治歌曲，缺乏新鮮感，我與小曹就自編自演，創作不少新節目，我們自創的歌舞《文藝宣傳隊進莊來》，採用民歌和民間形式，曲調優美，載歌載舞，大受歡迎，每次演出都成為高潮。一次我乘長途車回家探親，車上還有人哼唱這首旋律呢。後來我曾用五天五夜寫成一部反映水利建設的歌劇，小曹竟用三天完成全部音樂，立即排練，還在地區文藝匯演中榮獲二等獎。有



■ 馬承鈞 上世紀乘坐勒勒車的烏蘭牧騎。 作者提供

記者來採訪，我說：「沒什麼，向烏蘭牧騎學習嘛！」1972年返城後我分到一家國企，小曹接班去了鐵路系統，開始還常在一起切磋音樂和文學，他還來我廠教工人大合唱。後因工作繁忙漸漸失聯，前些年驚聞他英年早逝，一顆極有希望的「音樂新星」黯然隕落，我悲痛不已，天妒英才啊！

另一件令我耿耿於懷的事發生在1969年隆冬。囿於形勢，當時宣傳隊演出前報幕員都要加上「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」一句話，這年「九大」剛剛閉幕，新黨章竟將「林彪是毛主席親密戰友和接班人」寫進總綱。如此一來，報幕員又得加上「敬祝林副統帥身體健康、永遠健康」了。不知何故，我對「副統帥」印象不佳，報幕時故意不提林彪，卻加上「祝願敬愛的周總理身體健康」，此言引得全場一片掌聲，也得罪了「左派」，很快打了「小報告」，掌權的「造反派」大發雷霆，揚言要追查我。幸虧不少人據理力爭，文化館館長和知青領導也出面「調停」，鄉民更是齊呼「周總理是一心為民的大好人！」我才勉強過關……

今天回顧幾十年前舊事，引發我幾點感觸：一，當年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雖是「文革」衍生品，客觀上卻活躍了農村文化生活，在只有「样板戲」獨霸一方之時衝出一條群眾喜聞樂見的新路，功不可沒；二，烏蘭牧騎一專多能、服務人民的精神對各地文藝宣傳隊影響很大，也鍛煉出一批文藝人才，現今「明星」、「大腕」中不乏經過宣傳隊歷練者；三，現在國力雄厚，藝苑昌盛，烏蘭牧騎「接地氣」的傳統卻仍須發揚光大，誠如習近平在信中所言：「烏蘭牧騎的長盛不衰表明，人民需要藝術，藝術也需要人民！」對整個文藝界來說，亟待以烏蘭牧騎為範，扎根生活沃土，厚植為民意識，推動文藝創新，創作出更多「接地氣、傳得開、留得下」的優秀作品才是！詩云——

烏蘭牧騎一甲子，  
扎根鄉梓舉世崇。  
今日回望當年事，  
苦樂盡在不言中！

書若蜉蝣

■ 葉輝

# 從 hygge 到 lagom

在過去幾年，源自丹麥的 hygge（發音接近「胡伽」）思潮興起，其含意為短暫的幸福與安逸，皆因世人俱追求特定時刻的滿足感；而隨着生活方式的持續演進，瑞典語 lagom（拉戈姆）由於其中庸與平衡的特性，遂成為《時尚》(Vogue) 雜誌所評選的下一個關鍵詞。

話說挪威女作家席妮·喬韓森 (Signe Johansen) 就著有《我想過北歐式生活》(How to Hygge: The Secrets of Nordic Living)，此書有一個很長的副題：「美好食物、溫暖燭光的氛圍之外，還可感受到其他東西，雖然每個人都頗負盛名，但他們並沒有到處炫耀，也不會輕易披露個人信息。所有的客人平均都會說三種語言，但他們的神秘感很快便消解了，因為其中的一些語言並非母語。」

話題由最近演出到旅行，看來餐桌上的每個人都有所調節，因此既不顯得嘈雜，又不過於安靜；聚餐充滿沉默，似乎深入到每個人的心靈空間，對他們而言，自由自在完美契合，那就是 lagom 作為適宜的集體活動所帶給世人的第一印象；從語源上而言，lagom 乃古諾爾斯語 (Old Norse) 形式的「法則」一詞，在瑞典語中還有團圓的意思。

不過，從文化上而言，lagom 的來源可追溯到維京人共同社會時期，那時他們在完成一天的辛勤勞作後，就一起聚集在火堆旁，互相傳遞裝滿蜂蜜酒的盛器，而每個人只飲一小口，以便其他人可享用，此種 lagom (團圓在團隊周圍) 經歷幾世紀的演化，遂縮寫而成為 lagom (拉戈姆) 了。

餐，發現主人只用中性的色彩和淺色木頭做簡單裝飾，且到處鋪着小地毯；東道主約爾根 (Jorgen) 為專業小提琴家，而他邀請的其他客人亦為斯德哥爾摩各大樂團音樂家——對他們而言，在諾貝爾獎典禮上演奏極之尋常。」

她繼續寫道：「與約爾根簡單裝飾的房子一樣，人們穿衣原則為老舊的牛仔褲，女士身穿寬鬆的上衣，而男士則穿襯衫；鞋子脫在門外，發現我們都穿運動襪；「但除了輕鬆的氛圍之外，還可感受到其他東西，雖然每個人都頗負盛名，但他們並沒有到處炫耀，也不會輕易披露個人信息。所有的客人平均都會說三種語言，但他們的神秘感很快便消解了，因為其中的一些語言並非母語。」

話題由最近演出到旅行，看來餐桌上的每個人都有所調節，因此既不顯得嘈雜，又不過於安靜；聚餐充滿沉默，似乎深入到每個人的心靈空間，對他們而言，自由自在完美契合，那就是 lagom 作為適宜的集體活動所帶給世人的第一印象；從語源上而言，lagom 乃古諾爾斯語 (Old Norse) 形式的「法則」一詞，在瑞典語中還有團圓的意思。

不過，從文化上而言，lagom 的來源可追溯到維京人共同社會時期，那時他們在完成一天的辛勤勞作後，就一起聚集在火堆旁，互相傳遞裝滿蜂蜜酒的盛器，而每個人只飲一小口，以便其他人可享用，此種 lagom (團圓在團隊周圍) 經歷幾世紀的演化，遂縮寫而成為 lagom (拉戈姆) 了。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## 詩畫禪心 (六十八)

宋代高僧守珣

透鏡桃終  
得君花日  
牢更爛看  
關有漫天  
即遮始不  
便天抬舉  
休網眸頭



宋代高僧守珣詩  
素仲配畫  
甲午初秋

守珣 (1079-1234)，宋代臨濟宗禪師。看天而不舉頭，怎能看到天呢？讀佛經而不修行，只是紙上談兵，是自欺欺人，逃避現實。「桃花爛漫始抬眸」桃花遮天蔽日，如網一樣。抬眸也只是見桃花罷了。天代表佛法、佛性，如果不舉頭，不能見佛性。即使有遮天之網，也要透得牢關才可休。牢關指禪宗的「三關」，即初關、重關、牢關。修行就是必須經歷重重關口，才能見佛性。

有些人讀了許多佛經，但不作修行之想。只是讀讀、看看、佛經寫些什麼？佛怎樣說？知道了就是。修行那麼苦，要改正自己的執着，要放棄自己過去不對的地方，要學習謙卑、要寬容、退讓。還要把生活過得簡樸，不能有非分之想，要戒除許多的陋習，這真是「終日看天不舉頭」。

詩詞偶拾

■ 星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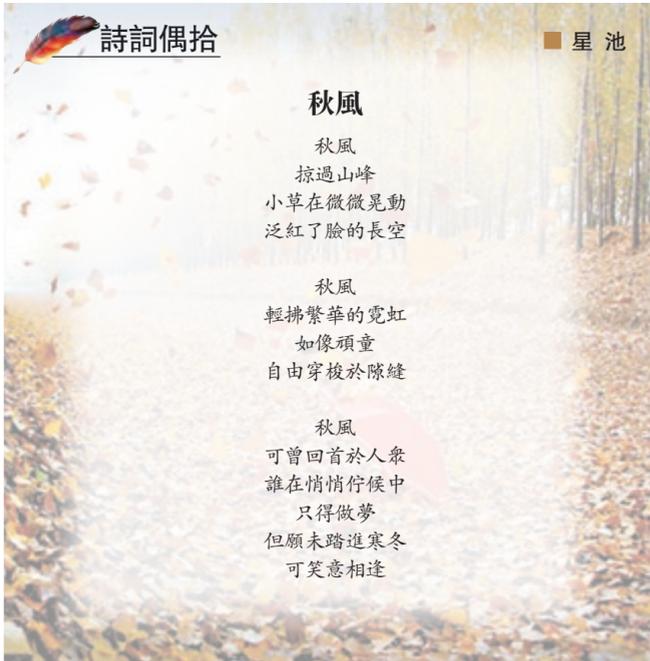
### 秋風

秋風  
掠過山峰  
小草在微微晃動  
泛紅了臉的長空

秋風  
輕拂繁華的霓虹  
如像頑童  
自由穿梭於隙縫

### 秋風

可曾回首於人衆  
誰在悄悄守候中  
只得做夢  
但願未踏進寒冬  
可笑意相逢



豆棚閒話

■ 關惠謙

# 中國為什麼那麼牛氣？

諸位聽眾，無論在香港或在西方，我關惠謙的文章，讀過的人不少，批評我的人也不少。尤其是在美國的一些學者，受美國輿論的影響較多，誰要是說中國一些好話，就罵你是「間諜」，拿了中共多少錢，等等。我還記得，多年前我到美國，偶然在芝加哥大學參加了一次華人學者的學術研討會，幾個作報告的學人把中國批評得一無是處，我實在忍無可忍，就自發地到台上發言說：「我是不久前剛剛從中國訪問歸來，中國社會當然存在不少問題，但也沒有像你們說得那麼壞。美國建國也不過二百年，中國的文化有五千年的歷史，皇權思想近乎兩千年，怎可能一下子改變，而且，我並不認為，中國只有走美國的民主道路才是正確的？這一百多年來，中國受盡外國蹂躪，老百姓苦死了，這三十多年來，人民生活大有改善。我認為，只有國民生活富足了，才能騰出時間來好好地靜下心來找出中國今後的發展方向。我為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感到欣慰。」

最近德國的《南德意志報》，就中國當前的形勢，發表了一篇令人玩味的文章，它這樣寫道：「近期法國向中國提出用幻影2000戰機的相關技術換取中國量子計算、通信的

合作機會的請求，遭到了中國拒絕；烏克蘭想出售給中國最後一艘巡洋艦的請求，也被中國婉拒；英國提出讓中國遵循英國發動機標準，合作生產大飛機發動機，中國最後也謝絕了；美國向中國提出，把美國的部分航天技術用到中國即將建成的空間站上，中國竟然不感興趣。這說明中國不再盲目仰視、緊盯西方，不是美國做什麼中國就緊跟着做什麼。中國已經開始有了自己的一套軍備科技發展規劃，中國開始堅定的走自己的路，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。」

蘋果公司看到中國騰訊和阿里巴巴發展得風生水起，在移动支付領域完全處於引領潮流，開始不服了。蘋果公司於是施壓騰訊、阿里巴巴，要求微信、UC 必須把讚賞金額的30%抽成給蘋果公司。蘋果公司以為，按照以往的慣例，中國肯定會屈從蘋果的要求啊。但是這次蘋果錯了，騰訊斷然絕了蘋果霸道要求，阿里巴巴也直接關了UC 打賞。微信已經將IOS的打賞功能下架，而馬雲也宣佈關閉UC的打賞功能！霸道的蘋果以為自己會輕鬆讓中國屈從，但最後卻慘遭失敗，蘋果股價在5個交易日裡跌557億美元（約合人民幣3,788億元），蒸發接近

4,000億！美國媒體感歎，美國依靠軍備科技對中國發號施令的時代結束了，估計以後再想發號施令讓中國言聽計從估計更難了。半年前，中國便由華為拿下了全球下一代，即5G時代的標準制定權！近日，又由中國三大運營商鄭重宣佈，將在未來七年之內，出手1.2萬億，打造屬於中國的5G時代！美媒感歎，作為信息時代的霸主，美國輕鬆賺取巨額利潤的時代快結束了，蘋果就是一個典型。德國媒體也指出，西方想躺着也能吃香喝辣的日子估計不多了，再不努力真的要處處求助中國了。《南德意志報》指出，歐美等西方國家有着天然的優越感，以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，其他國家對於自己的要求只會言聽計從，可是如今規矩變了，中國不再遵循西方制定的規則，逐步開始制定自己的規則。中國軍備科技快速突圍，西方國家真的需要調整心態了。中國2015年在研發上的投入是美國的75%。2000年，中國的投入只有美國的12%，中國的研發投入預計到2022年將超過美國。近15年來，美國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亞、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研究經費停滯不前了。聽了真讓我們中國人出口氣，但是，也不要太牛氣了！

來鴻

■ 彭一萬

# 廈門大學、魯迅與玉沙坡

廈門是我國東南國際航運中心，廈門港的發祥地就在玉沙坡。全國第一所僑辦大學——廈門大學建在五老峰前、玉沙坡後，正是當年鄭成功演武亭、演武場、演武池和水操台所在地，這體現了校主陳嘉庚先生選擇校址的良苦用心。演武場的東北和西南兩端，各有一道城牆作為屏藩，城牆中央各開了一個大關門，在東北的叫鎮北關，在西南的叫鎮南關。這兩個古關隘，都是鄭成功所建。李禧《演武場》詩中「十年教訓殊難繼」，即指古代演武場變成現代大學府。

鄭貞文作詞、趙元任作曲的《廈門大學校歌》唱道：  
自強，自強，學海何洋洋！誰歎操輪發其藏？  
鷺江深且長，致吾知於無央，吁嗟乎南方之強！吁嗟乎南方之強！  
自強，自強，人生何茫茫！誰歎普渡駕鸞航？  
鷺江深且長，充吾愛於無疆，吁嗟乎南方之強！吁嗟乎南方之強！  
歌詞突出鷺江、海洋，以此比喻學問浩如煙海，人人敢當弄潮兒！  
魯迅先生應廈門大學任教之邀，於1926年9月4日乘輪抵達廈門，先住在靠近碼頭的中和旅館，林語堂來接他，僱船移入廈門大

學。當時乘坐的是「雙樂仔」，從水仙宮碼頭啟航，15分鐘左右抵達玉沙坡（沙坡尾）碼頭，上岸後，步行5、6分鐘，穿過演武場，即抵達東側的生物學院3樓國學研究院，後來他移住集美樓，都面向演武場。魯迅到了廈門大學不久，就到鎮北關去玩。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：「我對於自然美，自恨並無敏感，所以即使卻逢良辰美景，也不甚感動。但好幾天，卻忘不掉鄭成功的遺蹟。離我的住所不遠就有一道城牆，據說便是他築的。一想到除了台灣，這廈門乃是滿人入關以後我們中國的最後亡的地方，委實覺得可悲可喜。」（見《兩地書》）

在廈門大學期間，魯迅先生極力支持廈門大學平民學校。平民學校校址在玉沙坡頂澳仔，那是一座破舊的大厝，魯迅先生出錢將房子修好，還買小人書給學生們看。他並且到學校去看望就讀的學生們，關心他們的學習情況。需知，這些孩子大都是漁民子女。他對孩子們說：「你們都是平民的小孩，沒有辦法讀書，現在有機會上學，就要好好用功，以後好為平民做事。」1926年12月12日，平民學校成立大會在廈門大學群賢樓（演武亭遺址處）舉行，魯迅出席並講話：「因為這個學校是平民的學校，所以我就不能不來，而且不能不說幾句話。你們都是工

人農民的子女，你們因為窮苦，所以失學，所以須到這樣的學校來讀書。但是，你們窮的是金錢，而不是聰明與智慧。你們貧民的孩子一樣是聰明的，你們貧民的孩子一樣是有智慧的。你們能夠下決心，你們能夠奮鬥，一定會成功，一定有前途。沒有什麼人有這樣大的權力：能夠叫你們永遠被奴役；沒有什麼命運注定：要你們一輩子做窮人。」

在廈門大學的四個多月期間，魯迅先生經常到玉沙坡海濱散步，觀海景，檢貝殼。當時，中山路、思明南路尚未修建，魯迅到廈門市區，必須翻山越嶺過隘門，非常不便。所以，魯迅到廈門市區或鼓浪嶼，乘「雙樂仔」往返玉沙坡——水仙宮、玉沙坡——黃家渡最為方便舒適。1927年1月15日，魯迅先生離開廈門大學到廣州去，也是從玉沙坡乘舢舨船，上了到廣州的「蘇州號」輪船。廈門大學的天時、地利、人和優勢具備，所以1946年6月，就創建了我國高等學校中第一個海洋學系，聘請海內外著名教授任教，開設了《海洋學》、《潮流學》、《海洋動物學》、《海洋生態學》、《航海學》、《船藝學》等課程，培養了一批批海洋科學人才。廈門大學對廈門市、福建省、全中國乃至全世界，都作出了重大貢獻！